

明宮六十朝演義



上海時還書局發行

明宮十六朝演義

卷五

許嘯天著
趙茗狂評

第六十一回 王陽明石棺嘗死味 劉貴人梅萼效豔妝

却說：董芳舉着象笏，只望劉瑾打去，吏部尙書張綏，光祿寺卿焦芳，忙護住劉瑾，也把象簡亂擊董芳，時候劉瑾的小監，揮拳齊上，董芳究竟是個文官，又兼雙拳不敵四手，轉眼被小監們拖倒，打得血流被面，董芳兀是破口大罵，看看小監等拳足交加，董芳已聲嘶力竭，武臣班中惱了靖遠伯王蔚雲，奮大喊一聲，大踏步打將入去，焦芳回身來迎，被蔚雲一拳正打中鼻梁，鮮血直數出來。張綏不識利害，要在劉瑾面前討好，他見焦芳受傷，飛起一脚來踢蔚雲，吃蔚雲將足接住，順勢一掀，張綏由朝房的東面直跌到西邊，仰面睡在地上爬不起身了。蔚雲又把小監們一陣的亂打，打的小監們一個個鼻塌嘴歪，抱頭逃命。蔚雲便去扶起董芳，令他在侍朝室裏暫息，劉瑾眼見得武臣們來動手，心裏越發大怒，即召殿前甲士捕人。其時伺候室中的值班侍衛，聽得外面聲聲嚷打，忙出來觀看，認得是靖遠伯在那裏動武，自然不敢逮捕，祇好上前相勸，偏是那些殿前甲士，但知奉劉瑾的命令，真個擁將上來，把王蔚雲圍在正中，蔚雲大喝道：誰敢捕人！說猶未了，雙拳並舉，早打倒兩個甲士，又是一腿，踢

倒了兩人，那些甲士吃了這樣大虧，怎肯干休，況又是劉瑾的主意，當下內中一個甲士，便鳴起警號來，召集了值日的甲士，殿內外不下六七十名，和虎吼般蜂擁來捉蔚雲，平西侯王強，將軍常如龍，殿前指揮馬成梁等，看了都有些不服，一聲吆喝，併力上前，那些甲士不過恃着蠻力，又不懂甚麼解數的，因此給王強等一頓的亂打，把六七十名甲士，早已打得落花流水，四散狂奔，蔚雲見甲士打退，搶前去抓劉瑾，劉瑾滿心想甲士們去捕人，不防衆武臣一齊動手，朝房做了廝打地，一場的好鬥，甲士紛紛逃避，劉瑾覷得不是勢頭，方要滑腳逃走，門上被一班文官擁塞住了，連一點兒隙地都沒有，待往正殿上逃，恐受衆臣的譏笑，正在進退躊躇，不提防蔚雲直搶過來，一把抓住劉瑾的衣領，大叫：「不做二不休，大家索性爽快快打他一頓。」衆臣聽了，凡和劉瑾有怨氣的，誰不願意打他幾下。薰芳雖然受了傷，還一拐一蹣的出來幫打。劉瑾被蔚雲捺在地上，任衆人打死老虎似的，直打到劉瑾叫不出救命了，太家方纔住手。平西侯王強等衆人齊集了，迺發言道：「今大大打劉賊，果然是痛快的，但他是皇上的幸臣，怎肯受這場辱，俺知大禍既已釀成了，要死大家同死，到了那時休得畏縮，將軍常如龍道：「咱們趁此時再去警誡他一番，說罷回顧劉瑾，已由小監，一溜烟抬往私第中去了，如龍笑道：「這賊逃得好快，今吃他脫身，禍就在眼前了。」衆臣見說，又都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各自抱怨着當時太莽。

撞了。王蔚雲高聲叫道：俺併着這靖遠伯不要了，又沒有殺人，有甚大事；英雄一人做事一身當，你們且莫烏亂，等俺獨自一個對付他就是了，說着氣憤憤的走了。衆人又商議了一會，覺得沒有良策，大家也只好漸漸的散去。到了第二天的早朝，大家料定劉瑾必已進宮哭訴過了，因此各懷着鬼胎，準備了貶罰受處分。誰知退朝下來，並不見正德帝有甚諭旨，一時很覺詫異。衆臣正在互相推測，只見王蔚雲在那裏暗笑，大家曉得其中必有緣故，於是圍着了蔚雲詢問，纔知蔚雲學了他師傅——韓起鳳——的故技，當夜悄悄的跳進劉瑾的私第裏，留了一張警告他的東兒，又將一口鋒利的鋼刀，輕輕地置在劉瑾的枕邊，待劉瑾醒轉過來，覺頸旁有些冷颼颼的，把手去一摸，摸着了鋼刀和紅東，嚇得劉瑾魂飛魄散，次日祇去正德帝前告病，拿這場毆打的事，不敢提起，大家算白打了一頓，很大的風波，竟得無形消滅。再說：兵部主事王守仁，是浙江餘姚人，孝宗弘治間成進士，正德二年，纔做兵部主事。現在爲了彈劾劉瑾，被謫爲貴州龍場驛丞。守仁到了貴州，在修文縣北，將東洞改爲石室，題名叫做陽明洞，以是後人稱他做陽明先生。說到王陽明的學問，可算得有明一代的大儒。他在未成進士之前，和陳白沙的弟子多相往來，還隨着裏諒遊過學。到了成進士後，又與廣東人湛若水研究學問。不多幾時，因兩下的主見不同，便分道揚鑣，各人講各的學說。王陽明的主張是以良知良能爲

本，又說「致良知」「知行合一」。這知行合一的本旨，以爲天下萬事，祇從口裏說得到，事實上所辦不到，就不能稱爲知。辦得到的事，可以說得是知，這知也就是實行，所以叫做「知行合一」。陽明這一類的學說，從前就是名學派，這名學派流入了旁的一派，便是詭辯學派。——公孫龍，關尹子類人物。——南北朝時，稱做玄學。——南北朝時，史文儒與玄學並駕。——宋代稱爲理學，又名道學，也就是今人所稱的哲學。哲學在宋代顯明。——朱熹，陸象山，程明道，程伊川，是其最著者。——到了明代，要算是最盛了。國初如宋濂，方孝孺等，傳朱氏的學說，永樂以後，如吳與弼，薛瑄，爲開闢明代哲學基礎的人。若陳白沙，婁敬齊，胡以仁等，都從吳與弼遊過學的。王陽明講學的時候，算明代哲學最盛的時期。他的學說，自少時，至中年，衰老，分三個時期裏，膏燹更過幾次。這位陽明先生是明代大儒，做書的不憚煩雜，特地說明他一下。陽明在少時，很是好道，他主張人們的學問，須從道的上面求來的。於是把游方的羽士，后家的黃冠，一併請在家中，苦苦拜求他們。誰知這些茅山道士一類的人，那裏懂得甚麼學問，除了念幾句講不通的死經以外，簡直說不出別的文字來，更談不到學問兩字了，原來陽明的求道士，想從老子入手。——老子道教，爲古九流之一，名列三教非道士也。今之羽士之流，其鼻祖爲漢五斗米教之張道陵，亦近世之張天師，與老子完全不同。後人誤以羽士爲三教之道教，

不亦謬乎——及至見道士沒甚伎倆，纔知道自己走歧了路，便棄了從前的觀念，隨着婁諒遊學，這是他學問變更的初期。自陽明成進士後，以婁諒的學說，是崇拜宋代朱文公的，嫌他道學氣太重，——王陽明學說，不以禮教自守，故其弟子如王棟、王艮，頗多猖狂之論，——就改與蕩若水交遊了。蕩若水是陳白沙——獻章——的弟子，對於禮教，本來不甚重視的，所以對陽明的學說，似很相近。未幾王陽明由兵部主事，謫貶做了貴州的龍場驛丞，——龍場驛在貴州修文縣北——他的學問，又更變了，而且比以前高深了許多。他的「致良知」就在這時悟出來的。當時貴州地方，有一種苗人，很贊成他的學問，陽明便把「知行合一」的本旨，慢慢地解釋給他們聽。陽明既主張知就是行，行就是知，知即行的根本，行也即是知的精微。又說：自己的善惡，是自己能夠知道的，進一句講：凡是人們的是非善惡，都是自己可以知道，更無須別的身外物來證明，祇自心觀心便能明白的，陽明在龍場時，悟出了知行合一，天下萬事，以為非行不知，也無事不可以實行。實行的結果，是知的原素。天下萬事都能行，也都可以實地試驗，可以達到一個知，就是個死却不能行，也不可以實地試驗；因到了實地試驗死時，人已失了知覺，當然不能算知了。王陽明把那死，看做天下最奇怪的一件事，以為世間做人，不論是疾病災厄，刀槍水火，沒有一樣是可怕的，只有那死，算最可怕了。以是他誠心想把那死

來實地試驗一下。那時貴州的苗民，常聽陽明講學，大家成爲一樣習慣了。一天衆人方聚立着，在暑中聽他講釋，忽聽外面一陣的吆喝聲，兩個驛卒，押着十幾個民夫，舁進一具石棺材來，衆人大驚，不知道這石棺材是做甚麼用的？大家正在怪詫，陽明便把自己的意思對衆人講了，說是要嘗試那死的滋味。衆苗民覺得陽明這種舉動，是很奇怪的，各人的心理上，都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幻想，要解決這件問題，須看陽明怎樣去實地試驗，怎麼樣去嘗那死的况味。只見陽明令將石棺材抬到大堂上，很端正的置在堂中，自己便整冠束帶的打扮好了，恭恭敬敬的臥進石棺裏去。他又吩咐驛卒和苗民道：你們聽得石棺中有彈指聲時，速即把棺蓋揭開，千萬勿誤。——這是陽明臨死的遺言。大家領命，看陽明在石棺裏安睡好了，驛卒就慢慢的拿石棺蓋掩上。於是大家寂靜的侍立着，等候棺材中的動靜。看看過了不少的時候，不見石棺材內有怎麼聲息。又過了一會，仍沒甚麼舉動，也不會聽得彈指聲。衆苗民私議道：爺爺——苗民稱陽明爲爺爺。——不要真死了罷。衆人心下狐疑起來，大家忍不住，一齊上前，將石棺材蓋揭開瞧時，見陽明已滿頭的大汗，兩隻眼睛往上翻了白，嘴裏的白沫吐得有三四寸高，摸摸鼻中，早氣息毫無了。大家這纔發了急，忙着把陽明舁出石棺，喊的喊，推的推，苗民有種木香，專治昏厥症的，當也焚燒了，在陽明的鼻中薰着，又在他的面上噴了冷水，才見陽明

悠悠的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連連搖頭說乏味乏味！陽明從石棺中出來，就呆呆的坐了三天，被他悟出靜坐和觀心，謂靜坐觀自己的心，初時覺心在臍腑中盪動不已，到了後來，那心動的力，便愈動愈大，越躍越高；那周身的血液，好似大海洪波，洶湧澎湃，其聲猶猶雷轟一般，這時的心，又似海中的蛟龍，夭矯顛播，在心血潮中忽上忽落，儼左儼右，縱有幾千萬斤的氣力，恐怕也捉不定他。這樣的猛跳狂躍了一會，由高至於低，由猛至於弱，由動入靜，由大至細，漸漸至于纖微，血液和心，此際由盪動至於沉寂時代了，怎麼波濤蛟龍，也自消滅於無形，心地中覺漸入空微，反神內觀，胸臆中頓時覺得天地澄清，大地光明，雖毫髮也不能隱蔽了。到了這時，心海中又變了一個境地，但覺內外空空洞洞，杳杳渺渺，萬千境界，變了個虛無渺茫之境，可算是內外俱忘了。——陽明這一路學說，和佛學似很相近了。王陽明自證到了觀心打坐，思想更較進增進。又常與苗民門生們，說起他臥石棺材，嘗死的滋味時，便搖頭道：人們到了至死，是樣最無意識的事了，嘗苦——陽明自稱——臥入石棺時，心地中已抱定一個嘗試的主意，所以毅然決然的睡進去，又怕萬了受不了，預囑驛卒們，聽得棺中一有聲息，立時揭去棺蓋。誰知待到棺蓋掩上，即覺得昏昏沉沉，裏面氣息異常的逼仄，漸漸的氣悶起來，要待呼喚，覺這樣的一下子，算不得嘗死的滋味，於是忍氣耐着，愈忍愈是氣迫，竟至呼吸都不靈便了。正

欲喚驛卒們開箱，驀覺一陣的昏聩，就此沉沉的和睡去一般，怎麼都覺不着了。他們把我昇出棺來，也一些兒知覺也沒有，及至面上覺察有一股冷氣，那時他們已拿冷水把我喚醒了。人們的死是無知無覺的，好算是最沒意思了。——總而言之，我們對於王陽明的學說，就佩服他能夠實行——知行合一。——不是現代的西洋哲學，文字上說得果然精微到了十分，能實地上和科學那股試驗的，可說是沒有。那麼西洋哲學，只好算他是文章的美，並不是實地上的精美。猶之西洋哲學是紙上談兵，行軍佈陣，說得百戰百勝，就是不能實用，結果還是那種書生之見，能說不能行的。我們中國的哲學，是臨陣上過戰壘的，緊要的時候還可以抵擋一陣。——陽明於自觀的主旨，祇准有一心，不許有二；只有一念，是沒有第二念的；所以我們說他和佛法很相近，因佛說也祇有「一心」，而且把這種觀念去將兵，是最好沒有了。兵貴於臨事有斷，祇有一心一念，自然沒別的疑慮了。陽明在明代的文臣中，算得第一個知兵的，正德年間，起任僉都御史，巡撫贛南，平大帽山賊寇，又定甯王宸濠之亂，死封新建侯，諡號文成。這樣說來，王陽明不但是明代大儒，也是一朝的名臣了。那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再講那正德皇帝，自有豹房，日夜和一班美妓嬲童童淫不到一年，早已厭倦了，這時的劉瑾，差不多皇帝是他做了，爲了輕微的一樁小事，將朝中大小官吏三百餘人，一齊囚入獄中。李東陽聞知大驚，忙

上章援救，劉瑾那裏肯聽，直待他自心發願了，纔把三百多名官員釋放，三百人中，如推官周元臣，翰林庶吉汪元深，主事錢鉞，禮部司事馬君德，禮部禮官周昌，進士丁公諤，江硯臣等二十餘人，在獄中受了疫癘，出獄時都嗚呼哀哉了。合當劉瑾惡貫滿盈了，那主事錢鉞，是內務監督太監錢甯的胞兄弟，兄間極其親密的。如今錢鉞被劉瑾下獄病死，錢甯得知，哀痛非帝。講到錢甯，正德帝十分得寵他，甚至飲食相共，同衾寢臥。錢甯面兒似處女，嬌嫩如脂；正德帝愛他不過，收爲義兒，賜國姓爲朱。劉瑾自知貌陋年長，敵不上錢甯，內務自願退避三舍，只獨攬着外政。錢甯因劉瑾殺他胞兄錢鉞，就和劉瑾結恨，時時在正德帝面前攻擊劉瑾，劉瑾便漸漸地有些失寵起來。正德的五年，安化王賈鐸，結連大盜作叛。這賈鐸是太祖高皇帝的第十五皇子名梈的曾孫，老安化王秩終的嫡孫，秩終的兒子青年夭折，由賈鐸襲爵。那時甯夏地方，有個著名的風鑑家殷五的，相人頗有奇驗。他說賈鐸的相貌，有帝王的福分，如鬚長到腹，便是登極的預兆。其實殷五是個江湖術士，不過阿諛賈鐸，借此賺些錢罷了。他私下對人講賈鐸迺是蝦蟆相，雖然大貴，但不可生鬚——蟾有鬚，必受人刮酥——如一有鬚兒，必至過鐵。——殺頭也——鬚如過腹，那時死期到了。但當了面，反譽賈鐸有五九之分。賈鐸信爲真話，暗裏賄通了指揮丁廣，千尸何錦，大盜楊六楊七等，都結爲死黨，准備乘機起事。到了正德的五

年上，真鐸真個鬚長及腹，不覺想起相士殷五的話，便拜殷五爲軍師，丁廣爲都督，何錦爲總兵官，楊七楊六，各授爲都指揮，總兵周昂爲大將軍，連夜興兵起事。真鐸將歷年所積的軍器搬出來充了軍用，藩庫做了糧餉，殺了巡撫安惟學，大理卿督糧精官周東，總兵姜漢，督理太監鄧廣等，佔據甯夏諸城，聲勢浩大。正德帝得陝西將軍呂良弼的飛奏，忙召羣臣會議，令成國公朱剛往征，竟至全軍覆沒，關中大震。正德帝看了雪片般的章奏，也覺有點着慌了。吏部主事楊廷和，主張前都御史楊一清復職，令統師平亂。正德帝准了，擢楊一清爲右都御史，兼提督軍務，以太監張永爲監軍，卽日出師。楊一清奉了上諭，便點起大軍十萬，偕同張永，飛奔陝西。講到楊一清，是文武俱備的，到了陝地，第一陣把丁廣、周昂等殺得大敗，接連幾戰，斬了何錦等生擒了安化王真鐸；那個狗頭軍師殷五，見勢頭不好，已一溜烟走得無影無踪了。捷報到了京師，正德帝大喜，授楊一清爲陝甘總督，坐鎮邊地。命張永統了大軍，押同叛藩真鐸、班師回京。張永臨行的時候，楊一清設筵相送，張永在席上，講起劉瑾怎樣的專橫，怎樣的攬權，言辭中很是憤憤。張永當初與劉瑾同黨，本是八虎之一。這時因暗中大家奪權，怨仇結得很深。楊一清見張永確是真情，囑他進京後，伺隙除去劉瑾。張永統兵還都，在獻虜俘的當兒，把劉瑾不法的事，密稟正德帝，錢甯在旁也慫恿了幾句，正德帝便下手諭，當夜逮繫劉瑾，從他的家

中，鈔出金珠寶物，銀錢糧稻器械軍服等，不計其數。正德帝聞奏大怒，立命將劉瑾，並羽黨張綏，焦芳，劉宇，及家族三十餘人，一併棄市。巨閹見誅，內監錢甯又復得勢，恰巧霸州大盜張茂作亂，游擊江彬，擒了張茂，逮解進京。又賄通了內監錢甯，把著名歌妓劉美貞，獻入豹房。那劉美貞生得妖冶豔麗，姿態明媚；又善唱詞曲兒，不論是舊調新聲，一經他上口，便覺音韻悠揚，聽的人迴腸盪氣，更襯上他的嚦嚦珠喉，唱起來如鶯鶯初轉，格外比別人好聽。正德帝這時方厭棄豹房，驀然間聽見一個明眸皓齒的美人兒，雲鬟霧鬢中，隱隱顯出點點梅花，愈見得雪膚花貌，可人如玉了。那美人遙看着正德帝，祇微啓朱唇，嫣然一笑，萬般的媚態，都從這一笑中流露出來，把個好色如命的正德皇帝，看得半截身兒麻木了，半晌纔悄悄的去問小太監，回說是錢爺——錢甯爲帝義兒，宮中悉稱之曰爺——送進來的。正德帝笑了笑，忙走入後院，見那美人倚着石欄，看金魚池中的鴛鴦。正德帝躡腳蹣手的走到那美人的背後，伸着頸子去瞰池中，却是一對鴛鴦，在水面上飛逐着。正德帝忍不住待去鈎那美人的香肩，不提防那美人猛然的回過香軀，怪叫了起來，倒把正德帝大大的吃了一驚！不知那美人爲甚怪叫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吾國文學，盛於周而衰於秦，再興於漢；自漢至魏，四百餘年，文學上之變更者屢矣。漢魏以後，東

晉六朝，其文辭目趁於綺靡，遠不如漢代之渾樸矣。——南北朝不論且其著作流傳亦極鮮。——唐初時亦不過爾爾韓文公出，文風又爲一變。宋代文學，亦近於華美，歐陽永叔起，文風再變。——五代爲亂世，無文學之足云。——厥後漸入於浮，元迺因之焉。迨至明代，文學遂以大顯，及乎滿清，則已登峯而造極矣！

今以哲學而論，周時如老莊，楊朱，孫卿墨翟，人材濟濟，不可謂不盛。所惜者，近乎複雜耳。此外當推南北宋，維鋒芒太甚。明代哲學，始立基楚，確爲歷朝所不逮。今之後生小子，不向國學中求之，而反舍本逐末，專一研究蟹文，斯可謂失毫厘而謬千里矣！西洋哲學，是文章上之精美，誠千古名言也。

劉美貞者，爲太原產，父劉良，夫楊騰，世襲樂戶者也。及爲貴人，嘗隨正德帝南游，足迹所至，於寺觀菴廟，與帝名並錄幡幢。——正德自署朱壽，——成今古韻事。金陵猶存遺蹟，時人號曰劉夫人，亦稱劉娘娘焉。夫蓉貞，珠鳳，亦歌女耳，而結果殊慘，同屬歌妓，豈亦有幸不幸歟？

第六十二回

遍地櫻花正德戲鳳姐

半廉素月江彬充龍陽

春風和舒，嫋嫋的播送着花香；那些蜂兒蝶兒，都翩翩地從下風舞蹈，隨地去找尋他們的工作。深沉的院落裏，塔前紅卉初豔，池中金魚跳躍，正是明媚的大好春光，萬物都呈着一種快樂的景象。那時的美人兒，方倚欄瞧着池內的戲水鴛鴦，呆呆地發怔，驀見池水映着的情影背後，又添映出一個白面金冠的男子來，把那美人嚇了一跳，忙回過粉臉兒去，見是正德帝，不由的紅暈上頰，風吹花枝般的盈盈跪下說道：「臣妾劉芙貞見駕，皇帝萬歲。」這兩句鶯聲嚶嚶又嬌脆又柔軟的話說，將院落中的沉寂空氣打破了，正德帝便伸手攙起芙貞，覺得他身上的一陣異香，直撲入鼻管裏，正德帝神魂早飛上了半天，祇牽着芙貞的玉腕，同入侍月軒中，正德帝坐下，芙貞侍重行見禮，正德帝微笑把他捺在椅兒上，就問長道短的胡亂講了一會，內監們進御膳上來，正德帝笑道：「怎麼天已午晌了，朕的腹中很飽，大約是餐了秀色罷。」芙貞見說，也笑了笑，便替正德帝斟上香醪，自己捧着壺兒侍立。正德帝叫再設一副盃蓋，令芙貞侍膳。名稱上是侍膳，實在是對飲罷了。芙貞的酒量極洪，那種小小的玉杯子，放在他甚麼心上一舉就是十盃。正德帝見他吃得豪爽，命內監換上高爵兒，這爵杯可就大了一杯，至少要一升以上。芙貞又連喝了三杯，不覺有些半酣。俗語說：「酒能助興。」芙貞多飲了幾杯，引起了他一團的高興，便把象箸兒擊着金鐘，頓開嬌嬌的喉嚨，低低地唱了一段雁兒紅，正德帝連連喝。

采不迭。芙貞知道皇上素性好歌，這時顯出他的所長，又唱了一齣玉環怨，真是悽楚哀豔，兼而有之，歌罷猶覺餘音嫋嫋不散，聽得正德帝摸耳揉腮，坐立不安起來，口裏還哼着「此曲祇應天上有，人間那得幾回聞？」的老調，兩隻眼珠子，骨碌碌的只瞧着芙貞，斜着嘴兒，涎着臉，霎時間醜態畢露。芙貞見正德帝那種怪模樣，忍不住撲哧的一笑，櫻口中所喝的半盅香醪，一齊噴在席上，東性格格地大笑了一陣，香艸兒直笑得前倨後仰，柳腰輕盈擺動，幾乎要撲翻身去。正德帝不禁亦哈哈狂笑，引得侍候的內監都個個拖着嘴好笑。正德帝和芙貞，默笑了一會，命撤去了杯盤，內監遞上金盆，洗漱好了，正德帝一把拖了芙貞，走進侍月軒的東廂，是正德帝平日午倦安息的所在。兩人斜倚在榻上，正德帝怎能制得住意馬心猿，便等不得到晚上。芙貞也有了幾分酒意，自然是半推半就，於是任正德帝在這侍月軒中臨幸了。此後正德帝寵幸那芙貞，不論飲食起居，好說是非，芙貞不歡。又親下諭旨，把芙貞晉爲劉貴人，宮中都稱他做劉娘娘。正德帝聽說劉娘娘是江彬所進獻的，又因他有擒張茂的功勞，由游擊擢爲副總兵，江彬乘間要求太監錢甯，把自己帶入豹房，謁見正德帝，正德帝細看江彬，不過二十多歲的人，却是齒白唇紅，面如傅粉，又見他應對如流，不覺很爲喜歡，即令江彬爲隨駕供奉。不上幾天，又認江彬做了義兒，也賜國姓朱，宮中稱江彬爲彬二爺。這江彬本是宣府人，出

身執綽，時值太監谷大用，監軍大同，江彬賄他三千金，授爲游擊。可是他那是個文弱浪子，怎能做得武職，適逢張茂作亂，江彬和張茂還算姑表親，便假說附順張茂，領着部下出城，設筵相慶。張茂不知是計，只帶了十餘騎赴宴，酒到了半酣，江彬一聲暗號，左右併上，將張茂獲住。又殺十幾了個無辜的百姓，硬誣他們通盜，便取了首級，親自解張茂進京報功。張茂正法，他部下聞知，舉劉廿七做了首領，在大同官府一帶，大肆掠劫起來，幾釀成了大患，都是江彬把百姓當強盜，以致真盜養成勢力，這罪名應該江彬的，至少判個鬪罪。但他仗着正德帝得寵，天大的事也不怕，休說這點點小罪，誰敢去扳倒他，真是老虎頭上拍蒼蠅了。江彬又在正德帝面前，讚揚宣府的熱鬧，說得那個地方，怎樣的好玩，美人佳麗，又怎樣的多，把個宣府形容得和天堂一般，說得正德帝心裏癢癢地，要想到宣府去游覽。他一回，只恐大臣們諫阻。大凡皇帝出行，甚麼儀衛扈從，伴駕大臣，護轅大將軍等，便要鬧的一天星斗。正德帝以這樣一來，不免太招搖了，況有大臣們在側，動不動上章阻攔，仍然和在京師一樣，不能任情去游戲。於是與江彬密商好了，乘着黃昏，更換了微服，悄悄地混出德勝門，雇了一輛轎車，連夜躡宣府進發。這裏都下文武大臣，第二天早朝，直俟到日色過，還不聞正德帝的起居消息，大家正在傍徨的當兒，忽見內監錢甯，滿頭是汗的跑出來，報告聖駕已微服出宮，往宣府去了。御史楊廷和，內

開學士梁儲等，忙問皇上帶多少扈從？錢甯回說：祇帶了供奉江彬一人。梁儲頓足道：你身為內侍，皇上的起居都不知道，直到這時方纔曉得聖上出宮，你在那裏是幹甚麼的？說得錢甯目瞪口呆，做聲不得。楊廷和說道：現在且莫講旁的話，大家快去追回聖駕要緊。當下由梁儲等匆匆出朝，選了幾匹快馬也疾馳出了德勝門，跑了有十多里，後面楊廷和等也飛騎來，衆人就併在一起追趕。看看過了沙河，還不見正德帝的影蹤，大家十分詫異，便向旅寓酒肆，一路打探過去，方知皇上是晝夜兼程的，算起時日，大約已出居庸關了。梁儲建議道：不到黃河心不死，且到了居庸關再說。楊廷和等都說有理，衆官又復縱轡追趕。再說：正德帝同了江彬，駕着輕車，不分朝晚的趕着路程，不日已到了居庸關附近，暫在館驛中安頓了，一面飛報關吏，令開關放行。時守關御史張欽，聽得正德帝要微服出關，不覺的大驚道：胡虜寇邊的警耗，正風聲鶴唳的時候，怎麼聖駕可以冒險出關？忽關吏來報，皇上有使臣前來，傳旨開關，張欽也不出去迎接，命召進使臣，高聲大喝道：你是何人，敢冒稱皇使，來賺本御史？希圖出關通敵麼？使臣抗聲道：現有皇命在此，怎敢冒充？張欽大怒道：你瞞得常人，怎瞞得俺？如果是皇帝駕到，有儀衛扈從，護輦百官，今都在那裏？似這樣的悄聲匿迹，還不是假冒聖駕嗎？使臣待要辯駁幾句，張欽已霍地掣出劍來，向着使臣說道：你識時務的快給俺出去，若不聽俺的好言，就砍了你。